寄往远方的思念

     本报记者 李 艳

    人其实有两次死亡，第一次是生理的，第二次是社会的，它在一个人被遗忘时到来。

    徐利民始终和我们同在。徐利民的音容笑貌、冲天干劲……栩栩如昨。

    爱妻周卫红一直留着徐利民的手机，定期充电，经常打开丈夫的微信看一眼，每次总能看到新消息：“徐部长，很想你，上山有好消息了……”“我有好多问题想请教您，您还在该有多好啊！”……

    寄往远方的思念，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如潮水汹涌，怆然泪下。

    媒体工作人员、生前好友、至亲家人，今选取三则，在声声泣诉中，徐利民再次悠然醒来……

     多希望这是一场梦，梦醒了，您还在

    寄远方

    2022年9月22日晚8时57分

    表哥，一路走好，多希望这是一场梦，梦醒了，您还在。

    在人间

    表弟王杰比徐利民小21岁，“表哥一直是家族的骄傲，我们从小以表哥为榜样，我有今天，全靠表哥教导，可惜还没好好回报，表哥就永远地离我们而去”。

    发这条信息时，是在追悼会当天，从全国各地赶来送行的人，把殡仪馆最大的尚礼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抽泣声此起彼伏。脚步轻些再轻些，思念长些再长些。

    王杰在金华上班，一早赶到浦江送表哥最后一程。王杰感觉自己就像做了一场梦，多希望梦早点醒，多希望表哥还能回复，再次像生前每次见面时那样，殷殷叮嘱“好好工作”……

    工作拼命的徐利民其实是个大暖男，对长辈孝顺，对晚辈贴心。

    “他工作很拼命，对自己要求很高，对我要求也很高。虽然他是弟弟，但在这些方面，他更像哥哥。”在哥哥徐树明眼里，弟弟为官朴素，“平时穿的，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便服，脚上不是旅游鞋就是布鞋。”

    “弟弟还在读书的时候，每天上学前，都会帮奶奶把水缸里的水挑满；农忙的时候，我上班没空干农活，家里的农活几乎都是弟弟帮忙干的；弟弟工作以后，每次回家也都会抢着帮妈妈干活；每次出差，都会跟妈妈打一声招呼。”徐树明回忆，有一次，妈妈生病住院，他知道弟弟工作忙，叫弟弟不要担心，妈妈他会照顾好的，但弟弟还是一有空就来医院陪妈妈。还有一次，弟弟出差回来已经很晚了，仍直奔医院看望妈妈。推门进来的时候，他责怪道：“这么晚了，你还来？妈妈已经睡了。”弟弟轻轻说：“我出差这么多天了没看到妈妈，看一眼心里踏实！”

    心有所畏、言有所戒、行有所止。再怎么对家人好，徐利民有一条原则不会触碰，那就是不干违法违纪的事。

    “能帮的帮，违法违纪的事绝对不帮。”在任何场合，徐利民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。他常常对家人说：“不要以为我是个官，可以怎么样，领导干部更要带头遵纪守法。”

    有一次，一位亲戚因为涉嫌赌博被派出所传唤。亲戚打电话向徐利民求情，徐利民严肃地说：“违法违纪的事情，我帮不了，也不会帮，派出所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！”

    就因为这件事，亲戚一直想不通。徐利民去世后，这位亲戚赶来悼念，追悔莫及：“我错怪了他。现在我也想通了，他就是这样的为人，不是他不肯帮，而是他身为领导干部不能帮。”

    站高谋远，百忙中安排人员对接

    寄远方

    2023年3月9日晚9时49分

    徐部长，您好！

    我是央视媒体宣传的杨钰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农业部一号文件针对农业强国、一县一品再次作出重要指示，市场也放开了，您看今年是不是可以把“浦江葡萄”品牌在央视以有声宣传片形式播出……

    您站高谋远，百忙中安排人员对接。

    在人间

    杨钰是央视代理公司工作人员，发这条信息时，徐部长已经去世五个多月了。

    “真是不好意思，当时我不知道徐部长因病去世了。”昨天，杨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一个劲内疚地说。他和徐利民没见过面，只通过一次电话，但徐利民的和蔼可亲、对工作的热忱执着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    “我和徐部长是2021年底因工作认识的，他对工作很有独到的思路。”杨钰说，在徐利民积极引荐下，他曾到浦江采访，虽然徐利民工作忙，未能见上面，但联系哪个部门、采访谁，事无巨细，徐利民都安排得妥妥的。“徐部长是一位很不错的领导，以身作则，冲锋在前。”

 中央一号文件和农业部一号文件出台后，想着雷厉风行的徐利民肯定会有大动作，当天晚上，杨钰就给徐利民发了信息。

    “以往，徐部长信息回复很及时。这个短信却迟迟没能回复，我还纳闷呢。”杨钰说，后来他才知道徐利民去世的噩耗，悲痛不已。

    信息中提到的浦江葡萄，徐利民生前没少花心血。

    2020年以来，为了让文艺更加及时、精准、有力地服务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，在徐利民推动支持下，浦江县文联成立了上山文化、工业强县、乡村振兴、全域旅游、小县大城五大文艺专班。成员主要来自浦江县文联下属的作家协会、书法家协会、美术家协会、摄影家协会、民间文艺家协会等15个协会。其中，乡村振兴文艺专班主要服务浦江葡萄产业。

    当年盛夏，浦江县黄宅镇葡萄专业村——横山村迎来了一场葡萄画展，100幅由浦江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周金土创作的葡萄写意画精品之作，惊艳亮相。

    半年前，周金土深入葡萄基地写生，成作近200幅。他说，画这些画的目的很单纯。“我想通过书画的表现形式为‘三农’服务，宣传推介浦江葡萄。”

    以文艺助农，周金土不是独行者。诗文、歌曲、书法、美术、曲艺作品……在浦江，一大批文艺家创作了一批宣传浦江葡萄的文艺作品，助力浦江葡萄销售。

    葡萄是浦江的一大产业，几万人从事该产业。成立文艺专班仪式之后的当年夏天，乡村振兴文艺专班组织县书协、县美协会员开展“百名会员助葡农，千幅书画送客户”活动，创作780余幅精美书画，赠送给葡萄经销商、普通网友，葡萄画作随葡萄装进快递箱，飞入千家万户，将“中国巨峰葡萄之乡”“中国书画之乡”的美名传播得更远。

    “将浦江‘中国书画之乡’的优势和‘中国巨峰葡萄之乡’的优势结合起来，促进浦江葡萄宣传、销售。”这一创举带来了极大的反响，徐利民很高兴，连连为文艺工作者点赞，“这样的促销方式很新鲜！”

     我好想你，你在那边好吗

    寄远方

    2024年1月23日下午2时43分

    徐部长，我是飘，我好想你，你在那边好吗？

    在人间

    飘是徐利民生前好友黄峰飘，比徐利民大三岁，两人很早就认识。

    “徐部长为人直爽，说话从来不拐弯抹角，该骂则骂，骂完人家也不恨他，都了解他的脾气，知道都是为了工作。”黄峰飘说，徐利民绞尽脑汁为浦江争取了很多利益，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，著名考古学家、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后题词“万年上山 世界稻源”“远古中华第一村”，现已成为上山文化最宝贵的财富。

    2019年12月，浦江县委正式下文成立上山领导小组，徐利民出任常务副组长，坚定扛起推动上山文化研究与宣传的大旗，积极推动“万年上山”成为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一个文化IP。

    “徐利民领命到上山文化岗位之后，所做的最重要三件事，一是举办2020年的‘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’；二是推动上山文化进京，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上山文化特展；三是成立‘上山文化遗址联盟’，正式提出‘申遗’目标并成为政府的行为。”上山文化主要发现者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说，这三点一步一个脚印，接力将上山文化工作推向“上山”之巅。这虽然离不开各方的协同努力，包括上级部门的重视与支持，但徐利民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    熟悉徐利民的朋友私下总结，徐利民身上具备了三方面的优秀品质：一是对事业的忠诚。很显然，徐利民作为上任的宣传部长分管上山这块工作，并不是他的主动选择，而是分配给他的任务，但一旦接受之后，他便拥有了完成任务的强大责任感。二是情怀。当徐利民对上山文化逐渐认识之后，内心便对考古与历史有了一个高度的定位，这不仅仅是悟性，更多是与生俱来的情怀，他不止一次说，做好了上山这件事，他此生无憾。三是工作水平。徐利民从乡镇干部做起，具备处置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。后来与单纯得多的学者、考古学家、文物工作者打交道，更显得得心应手。

    在徐利民家采访，记者翻遍了他的手机和家庭影集，都找不出一张像样的家庭团圆照。忙于工作的徐利民，带家人出去旅游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。“时代楷模”徐利民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上，徐树明含泪讲述“弟弟曾答应陪妈妈去北京看五星红旗。弟弟没有完成的承诺，哥哥来完成”，戳中现场所有人的泪点。

    “结婚26年，他就带我去过一次北京、一次东阳横店影视城。”周卫红和徐利民情深意笃，徐利民去世后，周卫红迟迟未能从悲痛中走出来。

    北京长城，徐利民牵着周卫红的手，满脸甜蜜的笑；横店影视城，徐利民搂着周卫红的肩膀，满脸幸福的笑……

    “我们就是最普通的夫妻，平时也会吵吵闹闹。人生没有如果，真有如果，我就不会让他这么拼了。我既恨他又心疼他，我们一起出门的机会实在太少了。他都还没看女儿穿婚纱，走上婚姻殿堂，还没好好享女儿福。”周卫红抚摸着照片，泪如雨下，“多希望这只是个噩梦，梦醒来他还会像往常一样，摸摸我的头说‘没事，有我在呢’。”

    徐利民生前养了一只可爱的猫，周卫红给它取名“汤圆”。她希望，女儿不在家的日子，汤圆能代女儿陪在他们身边。汤圆很黏徐利民，徐利民看书，它跳上书桌；徐利民会客，它跳上沙发……

    采访当天，记者一进门，就听到汤圆“喵喵”地叫，它也以为是徐利民回来了吗？

    “你长眠，我长念，等相见。”周卫红的微信签名让人泪目。“每撕一张日历，我就感觉离他近了一天。”

    客厅，电扇的风声“哗哗”作响，汤圆在逡巡。唯一的一张全家福，年迈的母亲坐在正中央，徐利民和妻子、女儿站在身后，笑靥如花。

    定格一家的幸福瞬间，寄往远方的长长思念，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团圆。